

新创儿童文学系列

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重点规划图书



丁丁当当

黑痴白痴

彩插版

曹文轩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



丁丁当当

黑痴白痴

彩插版

曹文轩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丁当当·黑痴白痴:彩插版/曹文轩著;—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1(2014.4重印)

(新创儿童文学系列)

ISBN 978-7-5148-0493-5


I.①丁… II.①曹…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387号



DINGDINGDANGDANGHEICHIBAICHI (CAICHABAN)

(新创儿童文学系列)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张晓楠

策 划: 张 楠 徐寒梅	插 图: 刘振君
责任编辑: 王仁芳 李玉景	封面设计: 陈洋新
美术编辑: 许文会 杨晓霞 周 森	审 读: 聂 冰
责任印务: 杨顺利	责任校对: 张 静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 行 部: 010-57526201 010-57526231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彩插: 11	印张: 5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7次印刷
字数: 125千字		印数: 54001-60000册

ISBN 978-7-5148-0493-5

定价: 17.8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务部(010-57526539)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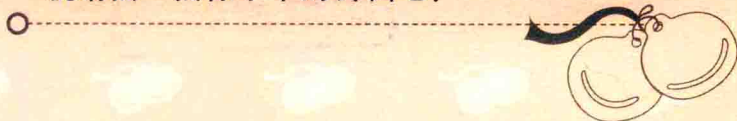
内 容 简 介

一户人家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儿，全家人从此沉浸在无边无际的幸福之中，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男孩儿却是一个傻子。几年之后，这户人家又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儿。全家人满怀希望，日夜注视着这个孩子的成长。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几乎毁灭了这户人家：这个男孩儿也是个傻子。

傻子兄弟却无忧无虑地长大，两个肉体，好似一个灵魂。

这一天，他们偶然走散，从此天各一方。漫长的互相寻找，由此拉开序幕，也由此在这天地之间演绎了一段又一段大善大美、使人灵魂澄澈的故事。

如果你希望丁丁当当兄弟俩能早日相见，
就请摇一摇你手中的铃铛吧！



作者简介

作家、学者。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代表性长篇小说有《草房子》《细米》《红瓦》《根鸟》《天瓢》《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大王书》《我的儿子皮卡》等；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曹文轩精选集》《曹文轩自选集》《曹文轩经典作品》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等。2005年出版纯美小说系列，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14卷）。多部（篇）作品被翻译为英、德、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大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等四十余种重要奖项。





曹文轩



那时，年纪很轻，喜欢登高，喜欢眺望，那感觉相当好！

——1975年摄于长城



饿了，进了一家小酒馆，一边歇着，一边等菜。

——1994年摄于日本东京



“儿子，你的指甲长得也太长了！”

——1996年摄于日本东京寓所



与小布头的“爸爸”孙幼军先生悄悄交流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别人正开会呢！

——1996年摄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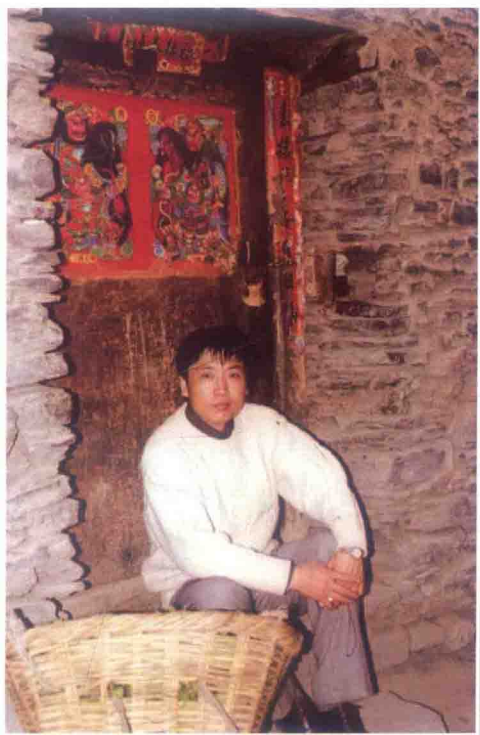
在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前川康男先生家看拉洋片，那是一种很古老的阅读故事的方式，一个个都看呆了！

——1996年摄于日本东京



去水边看看有没有鱼，一抬头，朋友的镜头正对着呢！

——2000年摄于九寨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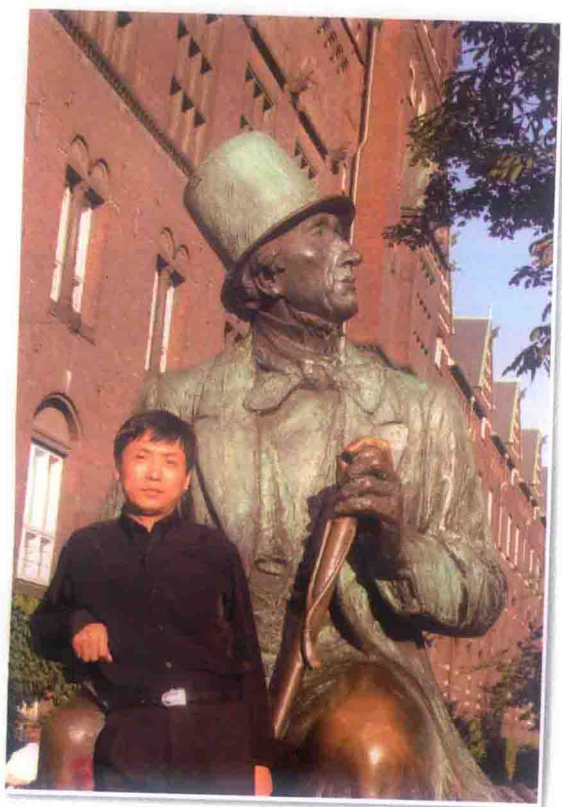
上山累了，在羌寨一户人家的门槛上歇会儿。

——2000年摄于川西北



夜晚，在藏家酒楼上放声高歌。

——2000年摄于九寨沟



背靠大师，兴许能沾一些灵气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2005年摄于哥本哈根安徒生铜像前



“孩子，别紧张，慢慢地系。”

——2010年摄于西安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这样理解文学的……”

——2007年摄于韩国首尔



在孩子们的“海洋”里，“海浪”在不住地涌动。

——2010年摄于西安

走路的时候，丁丁永远牵着当当的手，他们的手好像是长在一起的，不可有片刻的分离。



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酝酿过程，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今天忽然想到了一个好题目，或者说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材料，按捺不住，立马动手将它写了出来。我也曾试过，但不行——横竖写不下去。手中握着笔，心里却始终没有把握，一边写一边犹疑，越写越没底气，写着写着，不由得发一声叹息，将稿纸团巴团巴，把那些已经勉强写出的文字失望地扔到纸篓里，然后拍拍手，对自己说：别急别急，还是老老实实地等等吧。一等也许就是许多年。这期间，那个心里自认为很有气象的东西，会不时地像灌木丛中一只兔子，探露一下脑袋，看一下四周，就又无声地消失了。它会在我心里留下一丝痕迹，但并不深，而是浅浅的、似有似无。终于有一天，它又探出了脑袋，随时随地，或是在飞机上，或是在火车上，或是我与一个朋友喝茶时，或是在街上溜达时，或是在厕所，而这一回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这脑袋却怎么也不肯缩回去了，不仅脑袋不肯缩回去，连整个身子都一点儿一点儿地露了出来，很固执地在你的心野上跑动、跳跃，日日夜夜地撩拨着你。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知道，这个“孩子”终于在记忆的黑暗子宫里待不住，闹着要出世了。那些天，我的心思会每时每刻地跟着它——更准确地说，是它整天拴着我的心思。一天早晨，我说：动手吧！于是就开始了写作，速度极快。《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等，我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将它们搞定了。

《丁丁当当》的故事种子，我已记不得究竟是在何时就埋在了心里。这些年我甚至不止一次地跟一些朋友和出版社讲过。我说我要写

一个傻子找傻子的故事，但一直迟迟没有真正地面对它。决定让它出世是在去年年底。

就我这个特定的人而言，这样的写作过程也许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我喜欢这个词：沉淀。沉淀是对素材的考验，经不住沉淀的素材，大概也是不值得伺候的素材。沉淀的过程还是一个不断丰富素材、调整素材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对一些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透彻，越来越接近美妙的境界。我发现，最早被我迷恋的这个素材，到了几年、十几年以后，它已经大大地变样了。当我将终于写出来的作品在与从前打算写出来的作品进行比较时，心里总是庆幸：幸亏当初没有硬写出来。因为两者在质上实在具有天壤之别。

现在出来的系列长篇《丁丁当当》，是当初被我认定为素材的《丁丁当当》所根本无法比拟的。这其间的时距，大概有十年吧。

还是一如既往的追求：我写的必须是一部艺术品。其他方面，我考虑得并不多。让自己的文字活得长久，这是我永远的希望。我要做到让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得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不求名噪一时，只求生命四散和恒久。从写作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潜心琢磨：一部作品究竟凭什么能穿越岁月的风尘呢？我没有一刻放弃过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多少年孜孜不倦地摸索，自以为也多多少少地悟出了一些真谛，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些可以让作品成为艺术品的元素和基本面。也许我永远也不能特别明白地说清楚它们，但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丁丁当当》必须是艺术品——我在动手之前，就反复告诫自己，不然就不要去做。费时费神，不将它们做成艺术品，速衰速朽，又何

苦呢？我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到就能做到的，但我无法改变我的痴心。写一天，就顽固地坚持一天。说与日月同在，是狂话，但能与自己相伴一生，在鬓毛白尽时，还能看到自己的文字依然活着，也就足矣。

《丁丁当当》也许与我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它一定与《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等作品有些区别，里头多了些幽默。但我对幽默始终有我自己的定义。我一向认为，幽默是超越了悲剧、喜剧范畴的，它肯定不只属于喜剧范畴。最高级的幽默是这样的：当笑在嘴唇如水波漾开时，泪珠儿正从眼眶盈盈欲出。挨在幽默身旁的是滑稽，但滑稽与幽默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滑稽比幽默要低一个档次。当下一些作品，所谓幽默，基本上属于滑稽的层次。没有内容的笑，基本上是一种空洞而无聊的声音。

但《丁丁当当》无论与《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等作品有多大的不同，也还是一娘所生，是同一血统。在它底部所蕴含的最基本的品质，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无差别。我喜欢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甚至有点儿偏爱。

谢谢为这个系列长篇倾注心血的所有人，谢谢！

2011年11月16日夜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曹文轩



第一章	落水	1
第二章	无边无际的幸福	15
第三章	对着一条狗：“爸爸！”	21
第四章	对着一个男人：“爸爸！”	29
第五章	关在笼子里的小兽	33
第六章	一记响亮的耳光	39
第七章	一只羊，两只羊	45
第八章	奶奶的拐棍	55
第九章	饿疯了鸭子	61
第十章	再一次大肚子	69
第十一章	雨夜	73
第十二章	一样的啼哭	77